

仲夏之晨，八號風球高懸。平日不知去向的人，現在都不約而同回家裡。家，除了是臨時旅舍之外，也是一個避風港。

整齊的一家人，無聲無息地圍着圓桌子吃飯。我凝視每一張臉，挖空了腦袋也找不出一句比電視機更具吸引力的說話。我放下碗筷，把自己關在房內，那種漠不關心的氣氛，令我感到窒息。

狂風暴雨的日子裡，朋友打電話來道別，說要到瑞士結婚。不再在乎離別，我是堅強得不願去執着。朋友走了，仍然是一天二十四個小時，有什麼分別？而婚姻，是我所不能明白的事情。有些人，說結婚、成長，說來這麼容易，合適，令人接受得順理成章。但我，長久以來，都在為成長而苦惱，為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任而掙扎。

不會喜歡過睡眠，它給我昏迷的感覺，而我向來都堅持要頭腦清醒，所以當他們抱頭大睡，或者甘心做電視奴隸的時候，我隱沒在書堆裡。忽然心底有一份莫名其妙的衝動，我把那本「幻日手記」狠狠地擲在床上，換件恤衫，短牛仔褲，赤着足，悄悄地離開家門，離開這一個避風港。

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裡掙扎了五年半，我決定辭職了。無須每天都作公式的等待，從一輛巴士轉到另一輛，說重覆的話，聽自己不願聽的聲音，不必服從無理的制度。更重要的是：我終於能夠成功地在生命裡創造多一個暑假。那些躲在辦公室內，隔着玻璃，看陽光洒滿一地的日子，畢竟是告一段落了。闊別多年，暑假給我一份完全陌生的感覺。我不介意將要過個怎樣的暑假，自己從來就害怕去計劃將來，什麼才是將來呢？

風在耳邊狂吼，雨點打在臉上，我在想，如果把身體放輕一點，是否也可以像地面的垃圾一樣，乘風而去？

我的快樂及不快樂都來得意外，有時候又感到自己凌駕着一切。什麼健康，信心和希望，全都堆在眼前，垂手可得。我不必再匆忙中，用兩手去找滿肥皂泡。

廿歲的女孩子，

失去了工作的興趣，

生命在八號風球下，吹得散亂

灰草集

18

路上只有來往的幾輛私家車，三數行色匆匆的路人，還有留在路邊玩水的頑童。我把手插在褲袋內，拼命地用腳踐踏着雨水。

沒有工作的生活並不太寂寞，朋友總愛告訴我，公司的薪金如何作了大幅度的調整，誰又將升職發大財，可惜我從來都不關心這些問題，偶然也會收到幾頁朋友由雜誌撕下來的東西，像那一類「怎樣應付失業」的短文，不禁失笑，我不是失業，而是不願意去就業。這些年來，工作像是一場無邊的惡夢，令我產生恐懼，也同時消磨了我的鬥志及信心。我根本就不在乎升職發財。有天當我銀行戶口的錢化光了，也許會記起工作這一個名詞。

我跑得很快，想是開始乘風而去了。沒有汽車駛來時，我跑到路中央，大聲說話，我告訴風，請它靜一靜，因為我要聽聽自己的聲音。

不知道醫生對他們說了些什麼，我只知道自己在這個暑假裡，不再相信醫生。打從小學一年級開始，我便喪失了與同學一起上體育課的權利，每次我只能站在操場邊，看到別人搶球、賽跑、流汗，又或者單獨留在課室內自修。誰說我不可以運動，不能看書？大概也是那些醫生吧！我總不可能一輩子把自己關起來，每天吃三次藥丸，頻頻到醫院接受檢查，我才這麼年青，我仍然想飛——。

也不清楚自己走了多少路，風勢時強時弱，雨却是越下越大。我用手握着欄桿，站在岸邊看風雨中的海，看浪花湧得高高的，又陷入海底裡，一個接着一個。

為了要推翻醫生的診斷，我將一星期七天的早上分配給網球、羽毛球及壁球。每天大清早便趕到球場，練習各種球類的開球方法和姿勢，接球時怎樣把身體和球的距離拉得恰當，如何分辨球來勢的強弱，而又能一下子將之回擊，網球和羽毛球是唯一令我和陽光保持密切關係的媒介。壁球令我感到自己像頭野獸，沒理性地在有限的空間裡狂奔，而球撞擊在壁上所發出的巨响，就活像野獸的嘶叫。我曾屢次幻想醫生坐在觀眾席上，為我非理性的獸性表現而鼓掌。

雨下得真大，我已經渾身濕透，眼睛都濛了。我伸着舌頭，舐那些由面頰滾下來的雨水。記憶中，雨水的味道不錯。然後我笑，笑它現在變得這麼差勁。

我就是如此這般地跟着球跑來跑去，而每次打球的感覺都不一樣，有時候，只在流汗，為了要在這個暑假裡，拼命地流一身子的汗。不過，更多時候，強烈地感到生命漲滿了活力。人在年青而又洋溢着生命力時，就有權去不屑金錢與地位，有資格去想振翅高飛的事，去過任性的生活，也不急於要忙忙碌碌地把日子過得一乾二淨。我甚至可以無聊地躺在床上握殺時間，看秒針走完一圈又一圈。之後告訴別人：如果不做無聊的事情，何以渡過有涯的生命？

風雨凍結了我的神經系統，只感到自己失去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，一切景物都在剎那間靜然下來——

黃妙嫦 八·七八

